

歷史空間

故鄉的小河

王大慶

老家的門前，有一條彎彎的長長的小河。河畔長着一排排垂柳，一棵棵垂柳，就像一個個亭亭玉立的少女，凝眸遠望，細細地體味着清澈秀水的深情，陣陣微風起，柳梢拂水面，似在與小河互訴衷腸。小河清澈的水，如甘露如乳汁，養育了一河兩岸的人們。

記憶中的小河，河面寬約50米，沒有人知道它從什麼地方來，只知道它穿過兩座小橋，由東向西，一路歡歌流向九龍港。九龍港有一個美麗的傳說，相傳很久以前，某年大旱不雨，草木枯焦，生靈有塗炭之險；一日，天空驟起雲彩，有九龍從天而降，噴水如注，衝開九龍港，生靈得救。九龍港遂由此而得名。

九龍港是九條分支小河的匯合處，也是水運的集散地，悠揚的搖櫓聲中，不時有小船運來長江水鮮、蔬菜瓜果，泊在橋邊，兩岸的人們便紛紛走出家門，與之交易……

小河的早晨是優雅的，水綠得像玉，清澈得似鏡，裊裊上升的霧氣像潔白的羽紗，輕輕掩着小河那羞澀的面孔。須臾，太陽露出了半個臉蛋，小河熱鬧起來了，鴨戲水，鴨歡叫，人們擔水、搓衣、淘米、洗菜……不亦樂乎。

小河的傍晚是絢麗的，夕陽的餘暉落在河面上，河水閃動着鄰鄰的金光，兩岸蔥鬱的樹木倒映在金色的水中，嫵媚萬分。當夕陽收起最後一抹餘輝時，歸來的漁船便陸續亮起一盞盞明亮的馬燈，就像天空上一顆顆燦爛的星星。

夏天到了，小河更是風情萬種。河畔開滿了各式各樣的野花，有的鮮艷奪目，有的淡雅樸素，有的芳香撲鼻，有的濃濃密密，向人們傾訴着大自然芬芳的話語。野花、垂柳下的小河成了孩子們最好的遊戲場所和避暑勝地。中午的時候，大人們都休息了，我和我的小夥伴們不用招呼都會聚在這裡，鑽進小河孔猛子，打水仗，盡情地在水中撲騰，游乏了，便爬上岸扯幾根柳枝盤在頭上扮演「小兵張嘎」，玩起「打鬼子」的遊戲。直至薄暮，大人們催幾遍才戀戀不捨而歸。

晚上，我和我的小夥伴們要麼打着手电，蹣跚地到河邊撿螺，要麼躺在竹床上，瞪着滿布星星的夜空出神地想着「十萬個為什麼」，河風徐徐地拂在光身上，挺愜意的。對岸，不時傳來悠揚的竹笛聲，在小河上空飄蕩，更增添了小河夏夜的美好和寧靜。

小河還是魚蝦們的樂園，河面上不時有魚兒躍出水面，與人嬉鬧。

小時候，我和我的小夥伴們經常站在河邊，看小鴨船捕魚，只見小鴨船上一人撐船，不斷地揮篙趕那魚鴨捕魚的同時，用一隻腳踩那蹣跚的小木板，打擊船沿，發出撲通撲通的聲音，這魚鴨就不斷地鑽入水中，有時銜出一條鯽魚來，有時候幾隻魚鴨會齊心協力搞到一條大鯉魚。看得我們心花怒放，猛鼓掌，為魚鴨叫好，為清澈的小河裡有這麼多魚叫好。

那時的我，最喜歡跟着我的小夥伴們去摸魚。小河的水不是很深，河裡的魚很多，牠們都小小的，非常機靈。有一種叫「挺棒鼓」的小魚，眼睛大大的，肚子鼓鼓的，總是靜靜地呆在淺灘那裡不動，似乎專等你去捉。我們蹣跚地走到牠身後，將兩手合攏，猛地一下撲過去，似乎已經把牠摀在手裡，可高興地跑到河邊把手鬆開，手裡卻往往只有一小把泥沙。好狡猾的「挺棒鼓」。最難捉的要數泥鰍，渾身黏乎乎的，經常會躲進泥裡。捉泥鰍，必須看準牠所在的位置，下手快而準，使勁抓住泥鰍和牠下面的泥沙一起攆上來。而比較容易捉的還是鯽魚。記得我第一次下河摸魚，一袋煙的工夫就抓住一條二兩



故鄉的小河是「我」快樂成長的搖籃。

網上圖片

岸多重的鯽魚。我開心地叫啊跳啊跑到岸上，交到媽媽手裡。媽媽高興，周圍的大人也都在誇獎，這娃娃不簡單哩。滿懷着興奮和激動再次躍進水中，俯下身子向前繼續摸魚。哈哈，老天助我！又抓到條鯽魚。後來我又抓到一條昂刺魚，只是一不小心被牠昂起的硬刺刺了一下，手指流血了，可我不鬆手，而是捏住牠背部的那根硬刺，讓牠「昂刺，昂刺」地向我求饒。見此情景，摸魚的小夥伴們都向我豎起了大拇指。

故鄉的小河佔據了我童年大部分的記憶，它是我快樂成長的搖籃。

不知從什麼時候起，小河的水已不像以前那樣清澈，雖然人們仍在這條河裡洗衣，但已不能飲用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自來水。小河再也不是孩子們戲水的露天浴場，人們只能帶着孩子奔向那昂貴的游泳館。

不知從什麼時候起，小河也不再是魚蝦們的棲息地，很難見到魚蝦們的蹤影，河水變得渾濁不堪發黑發臭，賴以生存的魚蝦遭到了毀滅性打擊，不時有死魚死蝦漂上河面。人們再也親近不了小河，而是掩鼻而過；再也不善待小河，而是隨意排污，任其自生自滅。

如今，故鄉的那條小河已經消失，再也見不到小河的漣漪，再也見不到兩岸的垂柳野花，再也聽不到小河的歡笑歌謠，河面上豎起一幢幢高樓大廈，記憶中清新自然的氣息早已蕩然無存。童年的小河只能在夢中重現，它留給我們無盡的懷念和深深的反思。

書若蟬鳴

葉輝

學習聆聽

「聆聽」是什麼？都說這是一個充滿噪音的世界，誰好像都不大願意去「聆聽」另一方要說什麼，都好像期求以喧嘩的噪音，蓋過異己的聲音，也許不願安靜下來的人都該閱讀一些關於「聆聽」的書；比如閱讀美國暢銷書作者馬克奈波（Mark Nepo）類似「心靈雞湯」的一本書，名為《七千種聆聽的方式》（Seven Thousand Ways to Listen），此人據說曾喪失聽力，此所以在書中指出：「聆聽」（listen）乃世上最神秘、最具挑戰性、也是最能啟迪人心的藝術形式：「不論面對何種困境，都可能憑各種『聆聽』渡過難關。」

「聆聽」就是通過時間以考驗智慧，乃「通往任何重要事情的入口」，「將生命力注入我們的心，如同呼吸活化了我們的肺，我們聆聽，以喚醒內心，保持生命活力」，他在《七千種聆聽的方式》一書中提出各種不同的實踐形式，當中的日常化寓言，往往能幫助讀者思考並探索不同的人生旅程。

也許每一個讀者都有類似的經驗：腦海中有些念頭一直浮現，或者決心要做一些事情，卻不知從何處着手？馬克奈波認為那是由於人太心急了，因而往往不夠專注，無法深入自己的內在，往往只能望門興嘆而徒呼奈何；馬克奈波著有另一本書，名為《醒覺之書》（The Book of Awakening），當中有一篇《猴子與河》（The monkey and the river），正始揭示了「醒覺」不是秘密的秘密。

《猴子與河》一文說，禪師叫弟子坐在溪邊「聆聽」水的秘密，但弟子的心都繞着眼前的溪流打轉，這時有小猴子經過溪邊，忽爾很開心地跳進溪裡，玩得水花四濺，不亦樂乎，弟子將此事向禪師報告，禪師乃對他說：「你只是在聽（hear），猴子卻聽見了（listen）。」

原來溪水並沒有什麼秘密，只是人往往只有美好的想像，卻常常架構了錯誤的一生，人得要向水流學習：走近溪水卻不把自己弄濕，老是思索偉大的哲學，卻不曾說出內心的真實，也不懂得理解痛苦的根源，那就會在水邊建起大教堂，卻虛耗終日以保持一塵不染，或者終日呢喃禱告，卻不曾感受到寂靜的存在；那就好像徒有演奏技巧，但從不曾真正感覺到音樂。「聆聽」也者，就是讓樂器演奏出生命樂章。

弟子終於明白了，他如果因此而流淚，倒是明白了猴子如何以行動落實了喜樂的瞬間，他明白了，一切的崇敬、信仰與冥思都比不上猴子最實在的喜樂——湧流的河溪就是活着的當下，水聲時刻呼喚，時刻讓生命走進去；惟有像猴子那樣縱身跳進溪水，始可感受到真正的喜悅。

馬克奈波的寓言非常直觀，他認為只有閉上雙眼，一邊呼吸，一邊潛入問題的深處，一如潛水員潛入深水之下的平靜之處，只需要想着自己喜愛的事情：跑步、畫畫、唱歌、觀察鳥類、園藝……從而思考此等喜愛為何讓自己感到生機盎然？

文藝天地

詩情畫意

羅蓮承

踏莎行

雨鎖名都，霧籠半島，藍田吐露煙縹緲。竹園新翠接東風，紅棉路上花爭道。

維港魂牽，神州夢繞，此情脈脈知多少？昨宵歸酒沒人來，新詞聊訴知更鳥。



畫中有話

圖：K Wong

試筆

陳思穎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

沒有手提電話的一天

「叮！叮！叮！」耳熟能詳的聲音從耳邊響起，別過老師，背起書包，跑回家去。但是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：衣服變輕了？

回到家，走進房間，脫下校服扔在地上，嘆氣，然後躺在大床上休息，甚麼勁兒也提不起……伸手摸一摸自己的枕頭邊，正在望着天花板的雙眼睜了起來，再四圍摸一摸，怎麼沒有了？坐直身子，向後掃視床頭方向，發現自己剛才打算用來消遣時間的物體不見了，手提電話消失了。我全身開始發涼，額頭冒出汗珠來，立刻翻過枕頭，把整齊摺好的被子打開，仔細端詳有沒有東西掉落，又失望地扔在一旁……

還是沒有。嘗試保持冷靜，坐在床上，回想手提電話的去處——學校，腦裡不自覺地浮現出這一個答案。一定是在學校！自己最後一次接觸電話也是在學校。而現在，沒有手提電話的一天將要開始了。

坐在翻亂的棉被上，全身害怕得發熱，因為突然想起自己的電話夾在中史書裡，而中史書則放在儲物櫃中。幸好是儲物櫃，而不是在桌櫃裡。我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吊燈，突然一切都變得非常寧靜。耐不住這種無聊感，自己自動自覺地拉開書包的拉鍊，拿出功課來做。往常，自己總是在交功課的前一刻才開始做。而現在，太陽從西方升起了。做功課時，房間裡依然非常安靜，我也感到非常的鬱悶。做到英文時，有生字不懂解釋，手自動伸去枕邊，但這次卻抓了個空。原來自己已經養成了這樣一種依賴的習慣，又不得不接受現在沒有手機在手邊的這個事實。

好不容易完成了幾小時完成功課，在這過程中，我每隔一段時間便不自覺地看一看枕邊，依舊沒有手機的蹤影。這時，我反問自己，為



「我」對手機已經過分地依賴和緊張。

中央社

甚麼「中毒」這麼深？為甚麼會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空虛寂寞感？

現在已經是夜晚七時，我坐在客廳的沙發上，看着千篇一律的電視劇集，忘不了手上沒有手機的陌生感覺。平常，我會一直玩手機直到吃飯時間，但今天，我這個很少走出房門的人卻呆呆地坐在沙發上看電視，實屬可怕。奶奶看到我的樣子，問：「你有沒有事？」我對她微笑，雖然每日都見面，但我現在才察覺，她的白頭髮變多了。我一直只顧着關心學業和玩手机，卻忽略了身邊的親人。想到這裡，我有萬千感悟，於是與她約定之後的假日一同逛商場。

看來我對手機，已經過分地依賴和緊張。到了夜晚十時，看過《武則天》，我上床準備睡覺。平時臨睡前我還會和朋友傳送信息，但是今天卻不能。而我居然因為這莫名的感覺而睡不着，失眠了。我開始胡思亂想，擔心手機放在學校安不安全，又惦记着網絡遊戲和喜歡的漫畫有沒有更新，真是可怕。如果換作其他人，也會像我這樣子嗎？現今社會，我們不能沒有手機呢！我嘆息着。

浮城誌

星池

回報

窗外細雨濛濛，踏出家門前，母親毋忘叮嚀記得帶備雨具。猶記得，微涼初晨，其話句便成了謹記多添衣裳。輕輕關上鐵閘，總感到聲音愈來愈沉重。靜候升降機到達之時，瞥見顯示板上的樓層數字在閃動，同時感到心在跳動。近來，望能回報母親的心情，日益強烈。

早前，陪伴小甥觀看電視正在播放的日本「幪面超人」系列劇集，據說，已是約三年前的作品。聽聞，當年擔演主角的福士蒼汰，現成了備受矚目的男藝家，下筆之時，其參演的電影也恰巧在香港上映。在機緣下，看了一個於去年播放，貼身跟訪其工作情況及閒暇生活的節目。當中，展示了一封其母親寫給他的家書，溫情洋溢，信內提及，他在擔任「幪面超人」要角後，曾不幸患病，須向劇組請假，為帶給別人麻煩而瀝淚，深感懊悔，且語重心長地對兒子說，他現於藝壇，累積閱歷，人也長大了。而年僅二十一歲的他，思想亦頗成熟，在用餐時

談及家人，情真意切，徐徐訴說最近母親送他出門，如常有「路上小心」等對話，每次關門那刻，也總會想，一定要生存，皆因尚未能好好報答母親。他並言，或許，將來無法幹一番大事，可是，期盼能以百分之一百二十來回報母親，以此想法一直努力下去。其實，經剪輯製作，難料多少屬節目效果，也沒深究兼難以知曉其確實為人為是怎樣，可是，他這段對溫良母親的剖白及覺悟，深深打進我的心坎。

夜幕低垂，獨自在廚房，凝視水柱直下，讓清潔劑在碗碟上產生白色泡沫。須臾，白泡與油污隨水流走，然後，抹乾碗碟及碟子，放回原位，整齊妥當。縱花時間，未覺疲累，樂意分擔母親的家務，乃子女應盡的責任。愛在這小小堡壘內，親手觸摸，每物也有溫度。怎會忘懷母親如何含辛照顧自己至今，她已為這個家勞碌多年，此時宜多加休息，本屬平常。尚能回報母親，是種福氣。

來鴻

門掩歲月長

翁秀美



一扇門，幾代故事。網上圖片

門，是人們居處與外界之間的出入口，可溝通內外、保護居所，在建築中不可或缺。

歷史記錄片的開篇，流光的帷幄之中，兩扇朱漆大門，若隱若現。當聽到啣呀聲起，門緩緩而開，呈現眼前的，是一日、一月、一年、一朝一代，一個厚重悠遠的歷史。

一城之門，厚實的門墩，上有平坐，平坐上設五開四面坡廡殿屋頂的殿堂，端莊宏偉；宮殿之門，門釘包葉富麗輝煌，威嚴大氣；園林之門，造型獨特，與山石、花木相互映襯；重樓深院，大門、二門、垂花門，一道又一道，門頭門臉，門簪門檻，皆精雕細刻，如藝術品一般，令門面生輝，華麗顯赫；更喜普通人家，小院柴門，樸素簡單，無氣勢不莊嚴，卻是最溫暖可親。

那時的門，一左一右，開啟，關閉，隨着門軸轉動，「吱溜溜——」的聲音，彷彿從地心深處傳出，迴盪着一種厚重深沉。敲門的聲音也很動聽，篤篤篤，邦邦邦，清脆的，渾厚的，多數是指關節輕敲門板，或掌心輕輕拍打，或握住門環叩擊，若事急，便直接以拳頭如疾風暴雨般咚咚搖門了。無論什麼樣的聲音打在門上，門報以忠實的聆聽，且及時地將門外各種心情一併聲傳遞。

也有敲門久而不見回應者，不以為意，淡然處之，轉出一種橫逸斜出之美。

宋時的春日，葉紹翁想進園一遊，奈何「小叩柴扉久不開」，那也無妨，門緊閉，牆遮擋，卻難阻止花草樹木旺盛的生命力，見牆邊紅杏一枝俏，便已知園內春色是如何的姹紫嫣紅。

東坡豪興縱飲，三更歸來，敲門時，「家童鼻息已雷鳴」，便不再敲，倚仗立在家門口，與自然相對，聽江水濤濤，心境澄明，人世間得失榮辱，剎那消失。若是家童忠心地等門，一敲便開，可能我們也看不到詞人筆下心中這夜闌人靜，恬適達觀的靜美境界。

門，關了，開了，迎來送往，擋住屋外的風霜，相伴屋裡的晨昏，晨昏裡，父母漸老，孩童漸長，當孩子長成少年，開始邁出門檻，走到外面的世界，求學，入仕，從商。衣錦還鄉了，有人先敲門報喜，鞭炮在門前歡跳，鄰里鄉鄰

在門口聚集賀喜，是多麼光耀門楣的一件事。上門親視的也絡繹不絕，踏破了門檻，門不厭其煩，喜笑顏開地為其大行方便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華，之子于歸，宜其室家。十里紅妝，陪着桃花一樣的姑娘跨進家門，再簡陋的門，此刻也裝飾一新，喜氣盈盈。

一扇門，一個故事。那年春天，門邊桃花，花下嬌娃，原該是一段佳話。崔公子再來時，桃花依舊，人去屋空。一遍遍敲門，一處處詢問。她在哪？她一定也是倚門日日期盼，終是水闊魚沉。無奈的錯過，將美麗的多情化作不盡的憂傷。這一段眼眉眉梢的婉轉風情被春天的門輕輕挽住，着意呵護。

一扇門，幾代故事。那年春天，走在江南，走在舊時村落，走進古人故居。推門進去，有石子甬道，小樓天井，老牆新枝，只捨不起舊時一切。有的門鎖了，隔窗望去，傢具陳設都在，卻再無人出入。儘管走不進那扇門，對門裡一琴一墨，一桌一几，掉了色的雕花椅、拔布床、床前的繡花鞋，久久凝視，門裡故事漸漸復原，復甦，有了顏色和光彩，有了溫情與熱度。上了年紀的老宅，宅子裡的人大都作古，年輕一輩也出去了，留下老人看屋子，古老的門，渾身刻滿歲月的痕跡，有的木質損壞，觸手可落。老宅與老人靜靜相守；老宅的門，只有守着的人為它打開、合攏，看着光陰，一天天從門縫中溜進，又從門縫中溜走。

身在城市，心向田園。願鄉間山野，有間小屋，有鄉鄰和睦，有花鳥相親，更有隨時響起的美妙的叩門聲。門，厚實，簡單，拙樸，如兒時老屋的舊門，半開半掩，可倚可靠，坐在門邊，聽屋簷滴雨，看遠山落照，歲月靜好——到老。